

黨史資料

一九五四年
第八期

黨內刊物
不得外傳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黨史資料

一九五四年
第八期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 十月出版 •

徵稿簡則

(一) 本刊的出版是爲了保存和積累黨史資料。其中所載稿件，史實和觀點都不一定完全正確，一般的只准地委正副部長以上的黨員幹部用作研究黨史的參考材料，經特別註明者始可作講授黨史的參考，經中央宣傳部批准者始可在一定的書刊上轉載。

(二) 本刊包括下列內容：

甲、有關黨在各時期、各地區領導革命鬥爭的原始資料、身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

乙、人民解放軍各部所編寫的戰史，黨校教材和研究工作者的著述；

丙、傳記；

丁、有關黨史研究工作和資料收集工作的消息和通信。

以上取材範圍均以有關全黨或一個地區的全局者爲限。

(三) 希望一切熟悉我黨我軍歷史的同志和單位爲本刊踴躍投稿。來稿經採用者均酌致稿酬。

目 錄

蘇南敵後抗日鬥爭簡史	楊 林 一
熱河抗日簡史	李 運 昌 三
抗日戰爭時期冀中蠡縣地道鬥爭的回憶	王 夫 三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抗日戰爭中的軍事(下)	時事問題研究會 四
回憶寧都起義前後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裏的一個中共士兵支部	王 幼 平 二〇八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概況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總隊部武漢辦事處 一二

蘇南敵後抗日鬥爭簡史

楊 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江南情況，極度紊亂，日寇到處進行殘酷的燒殺姦淫。留在滬寧綫上百餘萬國民黨部隊不能抵抗，節節敗退，潰不成軍，沿途搶劫，其官長如薛岳、張治中、唐生智等，均逃跑一空；行政官吏亦棄職逃跑或則腆顏投敵；傷兵、散兵，失散民間，比比皆是，漫無秩序；人民終日惶惶，恐慌萬狀；漢奸則出面維持，任逆援道組織偽綏靖隊，常逆玉清組織安清同盟會，梁逆鴻志、江逆亢虎組織偽維新政府。當此時期，除少數愛國人士起來組織的羣衆自衛武裝保境安民以外，蘇南各地的土匪趁機而起，結合國民黨殘部，紛紛豎起「游擊隊」旗子，自封司令。如活動於溧水高淳邊的王國棟（國民黨），溧陽句容邊的許忠堂（國民黨），武進的蔣鼎生（國民黨），張聽德（國民黨），岳泰（國民黨），太湖邊的梅明章（國民黨），周阿福（土匪），葛坤榮（土匪），當塗、溧水、江寧邊的朱永祥（土匪）、佘宗臣等「游擊隊」，到處設卡收稅，強徵勒索，魚肉人民。如武進九區茶食至張河巷一綫僅二十八里，即有八個稅卡，關關抽稅，卡卡要錢，捐項之多，舉不勝舉，如槍枝捐、田畝捐（每畝一斗二升五）、保衛捐、警察捐、棉衣捐、釀酒捐、四行稅、紀念會費、開香堂費等以及日偽碉堡捐、門牌捐、田畝捐、維持會費等。人民猶如置身水深火熱之中，生活痛苦不堪，這時間約有半年之久。

一九三八年五月，新四軍先遣支隊在粟裕司令率領下東進，到達蘇南，國民黨初劃南京近郊的湖熟以西、秣陵關以東、淳化以南周圍不滿三十里的地區爲防區。其時國民黨蓄意借刀殺人，企圖消滅新四軍主力於南京近郊。但新四軍是人民的武裝，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有革命的

優良傳統，有良好的羣衆工作，因之，所到之處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六月十八日衛崗處女戰鬥，殲日寇一個中隊，取得偉大勝利，轉變了蘇南人民對戰局的悲觀情緒，提高了對抗日戰爭的勝利信心，打擊了漢奸維新會的活動。隨之陳毅司令率一支隊，張鼎丞、譚震林司令率二支隊挺進江南，繼續有新豐戰鬥、下蜀戰鬥、博望戰鬥、南京麒麟門戰鬥，攻入句容城，收復丹徒縣寶堰據點等，在敵人後方，一面開展廣泛的急劇的抗日游擊戰爭，使日寇在南京鎮江地區大大感受威脅；另一面積極發動羣衆抗日運動，組織了工農青婦各抗日後援會，實行抗戰建國綱領，減租減息，並幫助了國民黨政府恢復江南各縣政權。在新四軍打開蘇南敵後局面後，國民黨江蘇省政府即陸續派出張雍仲任江寧縣長，莊梅芳任鎮江縣長，樊茂楷任句容縣長，王松泉任溧水縣長，張遷任丹陽縣長，石佐民任溧陽縣長（後投降日寇）。新四軍護送他們進到敵後，幫助他們成立各縣常備隊，供給槍枝和糧食，做到仁至義盡。然而這些國民黨縣長非但不抗日，反而專肆進行反共特務活動，後來都成爲蘇南的反共專家，或則公開投降了日寇，如石佐民後任日僞句（容）溧（陽）邊保安司令。

新四軍根據黨的指示，爲適應當時情勢的需要，並根據人民的要求，團結各階層抗日，七月間，成立鎮（江）丹（陽）金（壇）句（容）四縣抗敵總會，主任紀振綱（茅麓公司老闆），副主任樊玉琳（前國民黨句容二區區長，現爲共產黨員）。宣城成立水陽動員委員會，主任張雲逸（宣城縣國民黨書記長），副主任初爲新四軍二支隊司令張鼎丞同志，後爲陳立平同志。金壇成立立西南區抗敵自衛會，主任錢震宇，副主任李劍。八月間成立江（寧）當（塗）溧（水）三縣抗敵自衛委員會，主任葉文明（地方士紳），副主任張千農（國民黨員）、夏定才（新四軍）。人民自動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部隊，丹北有管文蔚部，句容有樊玉琳部、巫恆通部，金壇有朱春苑部、蔣

鐵如部、李復部，浦東有顧復生部，蘇常太有任天石部，崑山有呂炳奎部等均已先後接受新四軍的指揮領導。至一九三八年年底，由於新四軍的不斷收復據點，打擊日僞，積極發動羣衆抗戰，主力活動地區已發展至溧陽、溧水、江寧、句容、丹陽、鎮江、當塗、蕪湖、宣城一綫，人口約在一百四十萬人以上。當時日寇因進攻徐州，兵力不足，撤走皖南廣德的兵力，蘇南則退到溧武路金壇、天王寺、溧水一綫。接着武漢淪陷，在一九三九年全國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間，國民黨派冷欣來蘇南任江蘇省政府江南行署主任，成立第二游擊區挺進軍，冷欣兼任司令，執行其破壞抗戰反共反人民的任務。

這時蘇南的鬥爭，表現了兩個特點：1. 汪精衛叛國投敵，準備成立偽南京中央政府，實行日寇「以華制華」「政治誘降」的方針；同時日寇以重兵移駐敵後，佔領延陵、導墅橋、芳橋、湖熟等地，到處構築據點，進行「掃蕩」。2. 國民黨反動派以冷欣爲首，打着抗戰旗幟，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積極限制新四軍活動範圍，公開提出不許新四軍在金壇、溧陽、溧水境內開展游擊戰爭、發動羣衆抗戰，同時實行暗殺新四軍工作人員。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新四軍老二團、新六團、丹陽獨立支隊，進行了賀甲戰鬥（賀甲離丹陽縣延陵鎮二里路），殲敵二百八十餘名，戰鬥兩天一晚，我軍傷亡甚大，有傷員六名，移在鎮江縣境內。國民黨鎮江縣長莊梅芳盡施行慘殺，我軍提出抗議，置之不理。一九四〇年春，莊梅芳在鎮江縣劉莊將新四軍老二團偵察員二名殺死，接着又在鎮江縣西洛村誘請新四軍老二團獨立營營長馬峯同志吃酒，席間將馬峯同志槍殺，並殺害其全家。國民黨一區專員汪國棟在溧水高淳地區組織刀會暴動。

一九三九年六月，新四軍應人民請求派葉飛同志率領老六團進入蘇（州）常（熟）太（倉）地區，一直深入上海附近活動，廣泛發動敵後游擊戰爭，但遭該地國民黨忠救軍阻擊，我副團長

吳琨同志犧牲。是年冬太（湖）滬（湖）之間武（進）宜（興）地區的武裝程維新部（自稱「人民抗日義勇軍」）、盛計然部，均派人來新四軍接洽合作抗日，當成立太湖行動委員會，以盛計然爲主任，陳立平爲副主任，程維新爲軍事科長（後盛計然於一九四〇年冬被國民黨收買叛變，程維新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被國民黨收買叛變）。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在溧陽縣水西村成立，陳毅同志任司令，粟裕同志任副司令，統一江南人民抗日軍事領導指揮，同時在江寧、溧水、句容邊境，成立江（寧）句（容）溧（水）三縣抗敵自衛委員會，姜傑爲主任，劉肖梅爲副主任（劉爲國民黨區長，國民黨員）。一九四〇年四月，江南指揮部將丹北（滬寧鐵路北之丹陽鎮江地區）劃爲第一游擊區，茅山（滬寧鐵路南、溧武路北之句容丹陽金壇地區）劃爲第二游擊區，南京周圍之江寧句容溧水當塗地區爲第三游擊區，蕪湖宣城當塗之大官圩金保圩爲獨立游擊區。中共江南蘇皖區黨委頒佈「堅持江南敵後抗戰之政治綱領」，號召全江南人民團結一致，共同爲堅持敵後抗戰，創造敵後抗日根據地，準備反攻收復一切失地而奮鬥。

此時，國民黨已公開以武裝進攻新四軍，逮捕我工作幹部。一九四〇年四月國民黨反動派逼我江南指揮部退出溧陽縣水西村，我爲團結抗戰，由陳毅將軍率部離開水西，退至茅山敵後。國民黨反動派則派四十師跟蹤追擊，六月十八日阻我於鎮（江）句（容）邊境的西塔山，企圖殲滅新四軍於該地，我被迫自衛，粉碎其進攻。但爲避免磨擦，堅持團結抗戰，顧全大局，陳毅將軍於七月八日率主力北渡長江。江南敵後則留地方武裝堅持，成立新二支隊司令部，羅忠毅爲司令，廖海濤爲副司令，轄新三團（團長巫恆通），新四團（團長黃玉庭），並將茅山地區地方武裝統一成立獨立一團（團長王豐慶），武（進）宜（興）地區之程維新部改編爲獨立二團，總計武裝約在三千餘人。我軍活動地區除退出溧武路以南外，仍擁有當塗、宣城、句容、溧水、金壇、丹陽、

鎮江，並開闢宜興、武進、無錫邊區，人口約在一百五十萬左右。

陳毅將軍渡江後，江南形勢急轉直下。從江南情況來說，這時國共之間實際上已經破裂，國民黨已不承認我軍、我黨的合法地位，我軍派往冷欣處交涉的參謀即為冷欣扣留槍殺，我郎溪縣畢加橋的兵站亦被查封，人員被捕。在我軍退出的溧（水）武（進）公路以南地區，我黨已轉入地下活動。但我一再忍讓，而國民黨反動派心猶未足，對我軍烈屬、地方武裝傷病員以及地方工作同志和抗日羣衆，採取各方面屠殺，如句容縣國民黨第三區區長抓去我地方工作同志七人，並殺害我軍服務團女同志柳流同志。國民黨反動派在橫山組織刀會暴動，消滅我新三團一個半連，縣委書記費明龍同志犧牲，殺死農救會員三十餘人。在宣城縣之金寶圩地區，國民黨反動派一〇八師，將我地方武裝一連人，全部繳械，殺死農救會員五十餘人，官圩縣委青年部長唐人亮同志犧牲，並進行普遍的強迫「自首」。在溧水縣二區策動刀會首領張錦山，在句容五區策動刀會首領蔣永庠捕殺我同志。同時國民黨反動派派遣自己的幹部和武裝投敵反共，如江南行署冷欣的秘書長巫蘭溪就在這個時期投敵，到南京任偽行政院副秘書長。國民黨武進縣常備隊楊玉庭率人槍二百餘全部投敵任偽軍團長，接受國民黨武進縣長王超逸的使命，逮捕我在武進地區工作的同志陳直齋等五人。一九四〇年九月國民黨反動派更派六十三師進至丹陽延陵地區，進攻留在蘇南敵後抗戰的二支隊司令部，中途遭遇日寇「掃蕩」，在金壇縣高莊被敵人打得落花流水。

皖南事變前後（一九四〇年冬至一九四一年夏）是蘇南敵後鬥爭第一個艱苦險惡時期：一方面表現在日偽進行蠶食分割、增築據點（平均十方里內就有一個據點）、採取駐紮的頻繁「掃蕩」；另一方面表現在國民黨反動派不斷以武裝向我邊緣區進攻，並勾結日偽土匪，實行夾擊。這一時期，我地方武裝受到很大的損失，我活動地區逐漸縮小，主力則擠到長（蕩湖）滬（湖）太（湖）

的水網地區活動，天天戰鬥，日日移營，當時經濟尤感困難，許多工作幹部沒有鞋穿，沒有洗臉手巾，沒有單衣換，空心穿棉襖，幾個月不發津貼，而每天都要向羣衆借糧維持給養。

一九四〇年底，新四軍皖南軍部準備經蘇南轉移蘇北，國民黨反動派將這個消息公開宣佈，告訴了日僞，企圖依靠日僞之手消滅我軍於滬寧綫上，於是日寇積極佈置，阻撓我軍北進工作。

從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起日僞就不斷在江南敵後進行大「掃蕩」，封鎖鐵路，在茅山地區之九里、延陵、丁莊、蒲干、西陽、柳茹等地，先後築下二十餘個據點。一九四一年一月又在江（寧）句（容）地區之土橋、杜桂、龍都、三岔、索墅、郭莊廟等地增築據點十餘個，採取駐紮「掃蕩」，天天出發，兩路三路以至五路以上實行分進合擊戰術，搜捕我地方部隊及黨政工作同志，並揚言新四軍軍部已被消滅，企圖動搖羣衆抗日意志。中共蘇皖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程一惠、句（容）北縣委書記李記余晉功、丹南中心縣委書記任邁、宣傳部長袁先鋒、鎮江縣委書記趙雲、赤（山）北縣委書記李義之等，均於這一時期中殉難。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反動派取消新四軍番號，接着派遣四十師及挺進軍二縱隊進駐溧陽縣的璧橋、竹簣橋、上沛埠和高淳縣的安興、溧水縣的邵村、孔鎮一綫，配合當地國民黨地方武裝，不斷侵佔我邊緣區，搶劫掠奪，捕殺抗日軍民，如金壇縣張村士紳陳湘甫的房屋，即被國民黨縣政府派常備隊前往燒燬，寄養在陳先生家的我軍傷病員十餘人亦全被穿肋骨帶走殘害。同時國民黨反動派派遣特務混入我部隊，組織譁變，暗殺我軍政人員，如以金錢收買我獨立二團特務排排長張杏生勾通三營營長王復增、吳丹生，率全營在宜興縣開口叛變投敵，七月間又暗殺我溧水縣長許維新同志。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日之間，國民黨四十師以一團兵力連續進攻我溧陽縣黃金山新四軍第十六旅旅部，我被迫自衛，獲取勝利。蘇南環境雖如此艱苦，而人民抗日意志仍很堅決。我爲適應敵後鬥爭形勢的需要，加強與統

一敵後抗日民主政權的領導，一九四一年四月在蘇常太地區正式成立江南行政委員會，推選何克希爲主任，吳達人爲副主任，將整個江南劃爲六個行政區：第一行政區在蘇常太，轄蘇州、常熟、太倉、崑山四縣；第二行政區在澄錫虞，轄江陰、無錫、澄西、錫北、沙洲五縣；第三行政區在浦東，轄青浦、南匯二縣；第四行政區在丹北，轄揚中、鎮江、武進、丹陽四縣；第五行政區在茅山，轄江寧、茅東、句容三縣和丹南辦事處；第六行政區在溧武路南地區，轄武進、溧水、溧陽、金壇四縣和宜武太三縣辦事處。江南行政委員會分別委派各地專員，進一步開展蘇南民主運動。各縣均先後召開人民代表會議，推選縣長。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皖南事變後，撤銷新四軍番號，不承認新四軍的合法地位，反共高潮，甚囂塵上。爲了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軍令，繼續堅持敵後抗戰，江南新四軍部隊於一九四一年一月間奉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整編爲新四軍第六師，並任命譚震林同志爲新四軍第六師師長兼政治委員，統一江南新四軍的指揮。六師師部在蘇常太地區成立。不久東路江抗部隊改編爲第六師十八旅，江渭清同志任旅長，溫玉成同志任政治委員；滬寧鐵路以南的二支隊改編爲第六師十六旅，羅忠毅同志任旅長，廖海濤同志任政治委員。

一九四一年七月，日寇爲強化汪僞國民政府統治力量，確保長江下游的治安，開始在蘇常太、澄錫虞地區實行「清鄉」，提出「黨政軍一元化」、「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總動員」、「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建設和平模範區」等口號，主要目的是在企圖消滅江南新四軍及一切抗日人民力量，達到由點綫控制到面的佔領。南京汪僞國民政府特成立「清鄉委員會」，汪逆精衛任委員長，周逆佛海、陳逆公博分任副委員長，集中強大的日僞兵力（當時有一個日寇師團和兩萬餘人的僞軍兵力担任「清鄉」），在狹小的地區，分區的進行駐紮「掃蕩」、反覆搜索。在「清鄉」過程中，日寇除在軍事上以武力配合外，對其他如行政、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恢復則由汪僞組織出面担任，實行更

毒辣的「以華制華」的欺騙方法。在軍事上，日僞增築據點，構築碉堡要塞，控制所有的市鎮村莊，每里紮一營幕，每營幕有十人至三十人的兵力固守，並用腳踏車担任偵察通訊活動，打擊我小游擊部隊，封鎖一切水陸交通要道，在鐵路線上敷設電網，江河水面用汽艇巡邏控制船隻，以切斷我交通聯絡，阻擊我部隊轉移，然後集中優勢兵力，由日寇軍負責反覆搜索「掃蕩」一個地區，然後交由僞軍固守；戰術方面，經常夜間包圍我宿營地，拂曉攻擊，利用大批流氓化裝便衣，担任偵察，到處活動，一旦發現槍聲，四面八方周圍據點裏的日僞軍即迅速增援合擊一點。日僞又通過這一「清鄉」過程，改編各地雜牌僞軍，統一領導，各縣原有僞自衛團一律改名爲保安隊。在政治上，南京汪僞「清鄉委員會」訓練專門「清鄉」人員，組織偵察、宣傳、封鎖各種工作隊，担任各種「清鄉」工作。經過「清鄉」的地區，逐步建立汪僞政權，清查戶口，組織保甲，實行聯保聯坐，一方面採取極端恐怖的屠殺政策，威脅羣衆脫離我軍，一方面進行「懷柔」，收買利誘某些落後羣衆和不堅定的分子。在經濟上成立汪僞中央儲備銀行，發行僞幣。

日僞進行「清鄉」的初期，在蘇常太地區的國民黨忠救軍胡肇漢、袁亞承等部又配合敵僞進攻。我軍在日僞與國民黨夾擊之下，蒙受相當重大的損失。一九四一年八月間我六師師部及十八旅大部被迫轉移至蘇北的江都高郵寶應地區，一小部（五十四團）轉移至滬寧鐵路以南的無錫南部和開闢蘇州西部的太湖地區。東路僅留下少數幹部堅持，採取武工隊方式，打擊日僞「清鄉」工作，進行活動。由於這一鬥爭情況的變化，第一、二、三行政區相繼撤銷，劃歸蘇中管轄。

當日僞集中力量在東路蘇常太地區「清鄉」時，滬寧鐵路以南的蘇南地區，日僞亦開始進行「清鄉」準備工作，到處散佈「清鄉」空氣，組織宣傳班下鄉宣傳，訓練「清鄉」人員，編造戶口冊，設立各地「清鄉委員會」，委派「清鄉督導員」（如丹陽武進），着重從政治上、思想上威脅

悲嚇，以圖削弱羣衆鬥爭意志。這時，日僞因集中力量在蘇常太、澄錫虞地區進行「清鄉」，有些日僞軍均已東調，在滬寧鐵路以南的兵力相對的減弱。滬寧鐵路以南我軍爲配合蘇常太、澄錫虞地區反「清鄉」鬥爭及粉碎日僞的「清鄉」準備工作，一九四一年七月間十六旅派四十六團回師茅山，先後攻克蒲干、延陵、九里、丁莊、西陽等大小二十八個據點，到八月底，茅山地區已恢復皖南事變以前情況。同時四十七團由長（蕩湖）滬（湖）地區進入金壇東北的里莊橋，打開了丹（陽）金（壇）武（進）邊區的局面。九、十月間我軍更西進，摧毀深水官塘日僞據點，恢復溧水地區。

正當我軍與敵僞進行「清鄉」與反「清鄉」激烈鬥爭之時，蘇南國民黨反動派喪心病狂，配合日僞向我進攻；一方面派遣特務武裝，進入敵後，如忠救軍太湖縱隊梅明章、王天才部侵佔我宜（興）武（進）地區之南宅、分水墩等地，並築下據點，國民黨江蘇省保安第九旅張少華部侵入我長滬地區，盡力摧殘破壞抗日運動，捕殺抗日羣衆及我黨政幹部，計有中共武進縣委婦女部長朱真、東安區委書記張允保、儒村區委書記蕭嗣宗等同志；另一方面更進一步發展「直綫投敵，曲綫反共」政策，派遣自己部下率武裝公開投敵，如國民黨江蘇省保安第九旅營長吳晉元、張來成，團副朱力子，武進縣常備隊長蔣鼎生均於此時投降日寇。這些國民黨部隊投敵後，即在日寇的指揮下，積極進行反共活動，其反動氣焰比原有僞軍更加瘋狂，沿長滬地區的閘北、候頭橋、臧村、儒村、東安、成章、厚圩一綫，增築二十七個碉堡，以切斷我太（湖）滬（湖）地區與兩溧（溧陽、溧水）地區的東西聯繫。國民黨在其統治地區則極力破壞我黨組織，逮捕我黨同志及抗日羣衆，廣德、郎溪、溧陽、宜興等地黨的組織全遭破壞。

蘇南我軍經過皖南事變前後的第一個艱苦險惡的鬥爭考驗，站穩了腳跟，一九四一年七月以

後回師茅山，對敵鬥爭取得了很大成績，同時在自衛戰爭中，也給予國民黨反動派每次進攻的軍隊以很大的殺傷。因此，敵後活動地區獲得新的發展，武裝力量又重新發展到三千餘人。日僞在蘇常太地區「清鄉」並未得到預期的成功，反之在滬寧鐵路以南地區又失去許多陣地。九月起日僞開始集中優勢兵力，對茅山地區兩溧地區進行分別「掃蕩」。九月初，日僞軍四千餘人「掃蕩」句容東部，合擊崗南村，中共茅山地委書記陳洪同志被俘。十月，日僞軍一千餘人「掃蕩」江寧南部。十一月二十八日日僞軍三千餘人，以步騎砲聯合兵種「掃蕩」溧陽地區，發生塘馬戰鬥，包圍我十六旅旅部，激戰盡日，我十六旅旅長羅忠毅、政治委員廖海濤以下指戰員四百餘壯烈殉國。敵人在溧陽的玉華山、璧橋、張村、黃金山一綫築下據點，我主力退出該地區，十六旅旅部轉移到溧水的南曹、白馬橋地區活動。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對英美宣戰，戰綫延長，蘇南有一部敵軍調往華南。日寇爲鞏固其江南陣地，於抽兵之前集結兵力三、四千，分三路「掃蕩」國民黨統治的郎溪、溧陽、宜興地區，時間約一星期。駐守該地之國民黨軍隊五十二師，四十師，挺進軍二縱隊，保安一、二團等部，毫不抵抗。但國民黨反動派却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派江蘇省保安第一團趁我十六旅羅廖首長犧牲之後，進攻駐守溧水雲鶴山的十六旅旅部。

一九四二年四月底，日僞軍三千餘人「掃蕩」溧水的李巷地區，五月大舉進攻浙贛綫，不出一月侵佔國民黨統治的金華、玉山、衢州、上饒諸城。我軍在敵後積極活動，向橫山（江寧、溧水、當塗邊境）敵後進軍，連克博望、小丹陽、桑園鋪、謝村等敵僞據點十餘處，成立江（寧）當（塗）溧（水）三縣行政委員會，推選張千農（士紳、國民黨員）爲主任，童超爲副主任。但國民黨部隊，不但不反擊日僞，反於此時派忠救軍第一縱隊司令黃力忠率部十個連侵入我金（壇）丹（陽）武（進）地區，佔領里莊橋，企圖西進至茅山，以金錢收買我太湖支隊副支隊長蘇征西。

（原係國民黨部隊下級軍官）叛變，將該支隊長顧復興扣押送至國民黨後方。六月四日忠救軍太湖支隊梅明章部配合日僞軍二千餘人，「掃蕩」太（湖）滬（湖）地區，圍攻我獨立二團，戰鬥於宜興的史家莊，我宜武太三縣行政委員會秘書任大可、敵僞軍工作委員會主任孫寧、中共武進縣委婦女部長錢之華、獨立二團服務團長張志華等以下指戰員四百餘人犧牲。七月十日國民黨新七師二千餘人進攻我溧水李家山十六旅旅部，另一部忠救軍六個連由金丹武地區南竄，經王母觀、西崗深入我溧陽中心區，發生陸笄里戰鬥，但均被我自衛擊退。此時已將第四行政區（即丹北）劃歸蘇中。秋收期間，發動羣衆，進行減租減息運動，建立各縣區統一的農救會領導機構，改造基層政權，人民的抗日民主力量獲得新的發展，到年底止據統計有十二個縣，三十八個區，三百五十四個鄉，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個保，解放區人口達一百五十萬，主力部隊二千六百六十七人，地方武裝一千零三十七人，全年主力戰鬥八十三次，地方武裝戰鬥百餘次，有組織的民兵五千五百人，秋收減租六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六畝，一百八十六萬斤稻穀，得益農戶六千六百四十三戶。

一九四三年春王必成同志率領新四軍第二旅由蘇北南渡，於一月十三日到達溧水縣李家山與第十六旅會合，增強了蘇南抗日鬥爭力量，給羣衆很大的興奮。是時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偉大殲滅戰的勝利，蘇南解放區到處舉行慶祝蘇聯紅軍勝利大會。三月十八日召開蘇南各縣縣長聯席會議，主要議程是總結兩年來敵後抗日民主政權建設工作及討論如何進一步深入開展敵後抗日民主運動，發動羣衆，改造基層政權。大會接受和討論了中共江南蘇皖區黨委所提出的蘇南施政綱領，計十五條，作爲今後蘇南施政的方針，並選出江渭清、鄧仲銘、王必成、吳仲超、魏天祿、李建真、朱春苑、樊玉琳、歐陽惠林、李建模、張之宜、諸葛慎、蔣鐵如十三人爲行政委員，江渭清爲主任，鄧仲銘爲副主任。

一九四三年是蘇南鬥爭第二個艱苦險惡時期，一方面日僞加緊「清鄉」，「掃蕩」頻繁；另一方面國民黨反動派集中大軍進攻，實行「清剿」。自元旦日起，日僞即開始集中龐大兵力，分區「掃蕩」敵後。首先日僞軍二千餘人「掃蕩」溧水，後轉移到橫山地區「掃蕩」。一月五日日僞軍三千餘人分十六路「掃蕩」茅山以東的延陵西陽我中心區，同時日僞軍二千餘人「掃蕩」太滬我中心區。二月二十三日日僞軍二千餘人「掃蕩」句容東部，轉而「掃蕩」茅山以東的延陵西陽地區，當在延陵駐下據點。二月二十五日日僞軍二千餘人分十二路「掃蕩」我丹金武地區，在當地里莊橋、三茅殿、導墅橋築下據點。至於日僞軍三、五百人的小規模的反覆「掃蕩」，更加頻繁。三月初日僞正式宣佈在茅山太滬兩地區的舊鎮江、丹陽、武進、無錫、蘇州與金壇、宜興一部分境內開始「清鄉」，構築竹籬笆，從鎮江城起沿鎮（江）句（容）公路經白兔、寶堰、西陽、直溪橋、白塔、里莊橋、夏溪、茶食、五洞橋、楊橋、漕橋、分水墩沿太湖北岸以迄無錫梅園直達蘇州胥口、木瀆、橫涇，封鎖綫共長六百五十華里。竹籬笆的建築，高達一人一手，竹子斜形編成的小孔，只能容一手插入；下面入土二三尺，兩旁堆上五六寸至一尺厚的泥土；竹籬笆外掘以水溝；竹籬笆不是沿公路或河流築的，而是離公路或河流幾丈遠的地方，經過村莊時，只留一小門出入。沿封鎖綫每隔一兩里均築有碉堡防守，強迫沿綫居民組織「愛路團」、「自警團」放哨保護，鳴鑼打更。「清鄉」區內，日僞普遍增築據點，凡是較大的村鎮都駐下了日僞，每個據點，有日僞軍二、三十人至百餘人不等。五月是「清鄉」最嚴重的時期。就茅山「清鄉」地區而言，「清鄉」前有日僞據點五十一個，兵力三千九百五十四人，「清鄉」後日僞據點增至一百零六個，兵力七千三百零一人，盡日出擾。封鎖綫外，敵人亦駐有重兵，進行頻繁的流動的反覆搜索、游擊「掃蕩」，藉以防我破壞，保護竹籬笆。

日僞在茅山太滬地區的「清鄉」，由於其在太平洋戰爭的失利，兵力基本不足，與過去在蘇常太地區「清鄉」有某些不同的特點：首先以強烈的謠言政治攻勢，到處宣傳，造成「清鄉」的恐怖空氣，試探我軍虛實，動搖我軍心民心，威脅收買一部分軟骨頭的人物作爪牙；加強特務活動，偵察我方情況，然後集中優勢兵力以突擊動作，分進合擊，企圖一鼓殲滅我主力，摧毀我指揮機關，掃除其「清鄉」的障礙；並佔領我中心區構築據點，反覆進行「掃蕩」，由內綫到外綫，再由外綫到內綫嚴密搜索；組織輕快部隊，化裝便衣三五十人一路，攜帶輕便武器日夜輪流出動，包圍埋伏，專找我地方黨政機關及武裝襲擊，一發現目標即窮追一、二十里。三月初敵人正式宣佈在上述地區「清鄉」。在「清鄉」實施期中，軍事上：封鎖綫內，着重便衣武裝特工活動，三五人或一二十人一組（有時日本憲兵化裝中國人），主要是擾亂、破壞、調查地形道路，找尋我機關和幹部，達到消滅或驅逐我們出「清鄉區」的目的；同時進行武裝宣傳，強迫羣衆送毛竹，監視竹籬笆。封鎖綫外，日僞的軍事行動，主要是掩護修築竹籬笆怕我破壞。政治上：廣泛宣傳其「清鄉」謬論，說「清鄉」是爲了「改善民生，確立治安」，爭取地方上一部分封建勢力出面担任「清鄉」偽職，強化偽政權，成立「清鄉後援會」，新國民黨、愛鄉會、前鋒社等。調訓壯丁（十八歲至四十五歲均須受到一次）和鄉保長，強迫「自首」，開辦「自首」訓練班，清查戶口發給「清鄉證」，佈置大批特務，每鄉每村設一情報員。經濟上：實行封鎖，配給物資，高度的掠奪榨取搶劫，除竹籬笆用的竹子，不給價，民伕爲無酬勞役（還須吃自己的飯）外，當時茅山「清鄉區」內日僞所收捐稅：有門牌捐、拆房捐、豬捐、牛捐、柴炭捐、棉被費、旗子費，其他供應費不下二三十種；田賦補徵五斗，平均每畝田負擔費用計二百元僞幣以上（以當時二百元一担米折價），佔農民平均收穫量百分之五十以上，致使廣大人民弄得經濟破產。金丹武「清鄉區」內，人民對日僞經